

02 阿公的菜栽仔場

王善

「阿孫，緊去攢紙箱仔予頭家貯！」這是我自細漢定定聽著阿媽共我講的話。

阿公恰阿媽佇大園仔經營菜栽仔場，個的菜栽品質是桃園上好的，毋但厝邊頭尾的作穡人會來買，甚至上遠閣有對金山、高雄來的人來遮割貨。莫看阿公按呢誠勢種菜，其實伊少年的時毋是作田的，較早伊是一個裝潢木工師傅，後來才改去種稻仔，閣捌著過拔秧仔比賽的第一名呢！尾仔伊佇厝隔壁開一間栽仔場，閣家已發明一套自動沃水的機器。經過幾若年的用心拍拚，菜栽仔場才沓沓仔變甲「頂港有名聲，下港上出名」。

自細漢，若拄著歇熱，我攞會轉去阿公的栽仔場鬥賣菜栽。逐年賣的菜栽攞無全款，熱天的時陣有小玉仔西瓜、烏美人西瓜，閣有幾若種菜瓜、冬瓜恰苦瓜；秋天是賣高麗菜、蒿仔菜、芥藍仔恰青花。阿媽會煮我去田裡，一項一項講予我知。予阿媽「上課」了後，紮落來我就會變做上精光的推銷員，逐工天拍殍仔光就精神，準備共濟濟的人客鬥貯菜栽。我會記得有一位臺北來的阿伯，逐擺攞講我又閣大漢矣，閣講我愈來愈緣投。雖然毋知影伊到底是講誠實的抑是咧褒索爾爾，細漢的時若看著伊，攞感覺伊

談諧閣親切，嘛足興恰伊開講。

除了賣菜栽以外，佇歇暝的時陣，我嘛誠愛佇栽仔場附近騎腳踏車，閣佇闊莽莽的草仔埔走來走去。阿公的菜栽仔場就佇桃園機場邊仔，所以我這個走跳困定定佇咧草仔埔逐飛行機，希望有一工會當像飛行機全款，飛到足懸足遠的所在，共這個世界看予透。除了這以外，嘛有一寡難忘的恐怖記持。有一擺我騎腳踏車去附近的土地公廟覓覓咧，煞拄著野狗共我逐，我只好從去廟隔壁的姨媽個兜喝救命。後來是姨媽用柴枋仔共彼隻狗仔嚇驚予走去，我才會當安全轉到菜栽仔場。

毋過，菜栽仔場的彼塊地咧欲予政府徵收去起機場矣。時間一工一工過，曆日的紙一張一張拆，希望佇曆日拆了彼時，菜栽仔場會當繼續留佇阮心內。

05 骨力做，才趁會著好運

曾裕樺¹

阮阿公佇阮蹠的龍泉路這箍圍仔真出名，因為伊對需要鬥相共的人攏會用愛心去共個幫贊，對地方的大細項公共事務嘛攏會熱心參與。雖然伊毋是地方的頭人，毋過伊是地方出名的人；雖然伊毋是大好額人，毋過伊是願意為地方奉獻的人。

阿公講伊細漢厝裡散赤，三頓食袂飽，厝裡的兄弟姊妹逐个攏嘛黃酸黃酸，飼袂大漢，爸母嘛無錢通好予囡仔讀較懸咧，小學若讀有畢業就愛家己出去拍拚趁錢。

阿公生做細粒子，因為捌出過車禍，造成伊的倒手四肢指頭仔袂拗彎，大頭拇永遠曲曲，手攏咧比四，算講倒手破相去矣。

阿公少年的時共人借四萬箍，佇臺北買一个擔仔位開始做事業。半暝仔三、四點伊就愛起床，騎機車去臺北買菜、攢料，炒一、二十項好食閣營養的菜，予人食早頓配糜抑是配飯。早頓做煞就愛閣攢中晝頓；中晝頓做煞，暗時閣繼咧排夜市仔。這個路邊擔仔位，干焦三、四坪爾爾，是佇一檯榕仔跔，若佇熱人，就爌甲大粒汗、細粒汗；若佇寒人，手就予水滲甲大空細裂。若想著阿公辛苦拍拚的形影，我的心肝就會足毋甘。聽阿公講伊捌佇風颭天，規

个布篷予風掀掀去，連 gá-suh 桶嘛吹甲翱翔輾，阿公講伊就是驚遐的老客戶無通食，毋才會連風颭天嘛無歇睏。

人講：「人愛生緣，毋免生嫉。」阿公生做足好笑神，對人足親切，誠摯招呼人客。雖然阿公的個性真土直閣大籠喉空，毋過若拄著小姐來食飯，伊嘛會用較溫柔的聲音講話。阮阿公毋但善良閣有愛心，對一寡艱苦人抑是有路無厝的，伊攏真慷慨予個食免錢的。

阿公雖然是做路邊擔仔的生理，毋過骨力拍拚，做三年就買車，啊若買厝免貸款，是捧現金去買的喔！阿公雖然毋是啥物大人物，毋過伊真正是我這世人做人做事的模範，伊對人親切恰做代誌認真拍拚的精神，深深印佇我的頭殼內。伊予我難忘的形影，若像一直咧共我講：「骨力做，才趁會著好運喔！」

¹曾裕樺(luī)

07 娶貓仔某

林志霖

「物件食予清氣，若無，你後擺會娶著貓仔某喔！」聽著阿母按呢講，我趕緊從入去灶竈，共碗底的飯粒仔閣窮窮咧。敢有人捌想過，才彼幾粒仔飯爾爾，是按怎序大人攞會叫咱袂使賸落來？

會記得國校三年仔，猶未到五日節，日頭就炎甲打馬膠路敢若會使烘肉，挂披好的衫一睷仔隨焦，外口曝著日的人逐家攞流汗流渇，規身軀澹澹漉漉，逐口灶冷氣嘛二四點鐘操袂定，隨个仔隨个攞熱甲叫毋敢，毋知欲按怎。

彼年五日節連繼假期，中晝那吹冷氣那配飯，雄雄想起「貓仔某」這個問題，開喙就問阿母、阿爸。阿母笑笑佇邊仔無應話，顛倒是平常時無愛講話的阿爸，連鞭走去敲電話，閣和阿母佇遐嗤舞嗤吡，毋知咧吡啥？越頭隨共我問：「你敢有想欲轉去下港坦坦？」曷使問，一下聽著會使出門，我佻小弟是暢甲坐袂牢，包袱仔隨款好勢，應講：「阮攞攢好，會使出發矣。」兄弟仔兩個沿路是若厝角鳥仔全款喋袂煞，無一時閒的。

轉來到庄竈，看著阿公、阿媽有夠歡喜的，毋過阿公隨講：「今仔日較早去身軀洗洗咧，下暗愛較早睷，若無，明仔透早愛足早去園裡，是會袂赴喔！」我佻小弟喙裡應

好，心肝內想講阿公穩會載阮去耍，落尾想起來，阮真正是七月半鴨仔——毋知死活。

隔轉工天猶未光，阿媽就來喊阮起床。我都捎無頭摠，猶咧覷神，一下到位才發覺毋是來耍，是欲來作稿。今害矣，予人載來薺蒜頭，園仔遐爾闊，對頭開始，是欲做到底時？就按呢自天挂光開始，跔落去共蒜頭薺起來、敲塗、提鉸刀剪頭剪尾、裝布袋、揩起去車頂，那做那曝日，那向那滴汗。

一直做到日頭落山，規園頭的蒜頭鉸了，才收擔轉去。等到洗身軀的時，才發覺家己跔落跤會掣，腰痠背疼強欲袂振動，彼時阿母才笑講：「知影是按怎逐擺攞愛恁共物件食予清氣矣乎？」

人講：「食米飯拜田頭。」經過這改，免人提醒，逐遍桌頂的飯菜攞會食甲空空，袂閣清彩抨揖揀。

你咧？敢會去娶著貓仔某？